

寄小读者散文丛书

冰 心 主 编

jǐ xiǎodúzhě sānwén



少年北国行
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再一晃，我们这一代人就苍然老去了。唯一不老的是记忆，童年的记忆！

高洪波 著

儿童出版社



1969年2月，一群穿上新军装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留影。他们把《毛主席语录》捂在胸前的动作，在当时是时尚。前排右一为高洪波。



作者一家人合影于1992年。左边是女儿高雅，拍摄后不久鼻梁上就架起一副显示学问的眼镜，形象就更接近爸爸；右边是妻子兼二级警督朱丹江，一个称职的保健医生。

高洪波：内蒙古开鲁县人。1951年12月出生。第一、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。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创作联络部主任、《诗刊》社主编。著有《大象法官》等八部儿童诗集；《波斯猫》、《悄悄话》等十七部散文随笔集。

拍这张照片时，作者19岁，一个驻防云南的士兵。地点在滇南重镇开远。典型的学生兵模样。当然，也很英俊。



写在前面

高洪波个人档案：

籍贯——内蒙古开鲁县，一座仅有九十年历史的县城，位于科尔沁草原的边缘，高洪波在这座小城生活了十三年。又据后来高洪波对籍贯的考证，应为河北滦县，杨三姐告状的地方。

年龄——47岁。1951年12月2日出生。属兔子，故而天性胆怯，性格内向，“蔫淘儿”。

家庭出身——革命干部。简称“革干”，这一出身使高洪波自恃根红苗正若干年，“文革”中因此而兴奋异常继而垂头丧气，因为“革干”转瞬间变为“黑帮”，最终未能加入正规的“红卫兵”组织。

民族——汉族。表兄弟们许多改为蒙古族，于是他们欣然地成为两个孩子的骄傲的父亲，高洪波的血缘里或许有蒙族血统，但他坚定地维护自己汉人的身份，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至今。

本人成分——学生。

文化程度——大学。但由于随父亲南北

调动搬迁，仅初中一年级就读了四年之久，成为“六八届初中生”，“老三届”中小尾巴；高中文化空缺，因此数理化极差，这是高洪波至今逃避电脑的历史原因。

家庭主要成员——（注：此为小家庭）妻子朱丹江，属蛇，前滇军成员，现二级警督，与高洪波从1974年相识于云南陆军某野战医院，后经数十万字“两地书”工程，于1979年4月组建家庭，为极负责任之保健医生。

女儿高雅，小名丫丫，属猴，1980年11月出生。未来的幼儿教育家，现在正处于第二反抗期的艺术幼师学生。

2
工作简历——从本书的最后一页结束，高洪波坐军用列车离京。在云南军营度过十年，最高职务是炮兵排长；又过了十年，他回到北京，进入“文坛”，成为《文艺报》的一名记者和编辑；再过了十年，他开始频频调动：干过两年行政工作，编过五年大型期刊，从1995年到现在，高洪波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，创作联络部主任，甚至还兼任了《诗刊》社主编。不过他最珍惜的头衔是“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”。为少年儿童写作，是愉快万分又神圣无比的事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	1
童年时代(内蒙古)	1
小城无故事	2
小城中的儿童体育项目	8
小城的食品	23
作业·老师和学校	36
母亲和家事	49
关于父亲	66
外祖父	77
我的表哥	84
表弟们和故乡的夏天	95
少年时代(从贵州到北京)	103
大迁徙的岁月	104
贵阳·毕节·黔西	114
梦回都匀及其他	130
北京的诱惑	155
少年的尾音	159

童年时代(内蒙古)



小城无故事

我的故乡位于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，算起来是很年轻的一个县。据县志记载，我的故乡开鲁正式建县是在光绪三十四年（公元1908年），距今也不过九十年。

县城里有一座白塔。这座十三层的塔，是塞外小城开鲁最醒目的标志，也是开鲁最著名的文物。本世纪六十年代修复的白塔，塔顶上出现了一批辽代经文，引起了考古界不小的轰动。辽代为什么要选择开鲁这块土地建塔？我至今不得而知。

关于故乡这座白塔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《古塔》来表达自己的情愫，诗是这样的：



古塔之影，
叠映在我记忆的屏幕。
洁白、高大，
带几分恐怖。
儿时，我以为塔内有白蛇盘伏，
 许仙的一腔衷情，
 为古塔而倾吐；
我以为法海老和尚，
是故乡佛门的耻辱。

儿时，我不敢从塔下走过，
生怕白娘子一怒
把我吸入肚腹。
我甚至相信，连麻雀
也不敢在白塔上栖宿。

古塔其实不古。
我在塔下散步
想寻找昔日那
 战兢兢的甜蜜
 诱惑人的恐怖
只找到绿草芊芊
和翻飞的蝴蝶，
只找到厚重的

成熟和酸楚。

小城的孩子们
想必与我儿时一样，
对古塔的身世
充满奇异的猜测和关注。

古塔无言。
耸立在草原深处
荷一轮朝阳
气象肃穆。

我想，快乐加几分恐怖，
也许正是儿童时代，
难能可贵的礼物。

以上是我对故乡白塔诗意的总结，写这首小诗时我已三十五岁，三十五岁的人已是宠辱不惊所见世面多多，可唯独对故乡白塔情有独钟，为什么？源于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审美积淀。《白蛇传》的故事本发生在杭州雷峰塔下，可偏偏我打小就认定白素贞她老人家一直被压在开鲁白塔下，法海也应是我的故乡名士，一个令人极为讨厌的、多事的家伙。



开鲁除了白塔这一佛教纪念物外，城西北有座天主教堂，城南有一座清真寺，城内还有一座关帝庙。天主教堂在我出生时已改为小学校，我就是在这所名为“民主小学”的前教堂里读的小学一、二年级，也是在这所小学里加入了少先队，我因为顽皮而被排在第二批入队，这使我承受到人生的第一次打击。“毛主席万岁”五个字是入学第一课，我写得挺吃力，尤其是“席”字老是写不好，下半部的“巾”字总是滑出格子外，我十分恼怒自己的笨拙，也正是这个永远写不好的“席”字，使我对以后所有的线条及色彩失去信心，我的美术课从此没拿过高分。

开鲁小城，分为方方正正的四块城区，以城的中心十字街为轴心，四城区的命名具有时代特色：和平、民主、胜利、解放。每街有一所小学校，我从民主街小学读到二年级时，县政府在解放街盖了两排红瓦房，当地人称“红房子”，是五十年代中叶著名的建筑，也是小城威严与权势的象征。我父亲是县委书记，自然有资格搬入“红房子”，于是我开始第一次转学，成为解放小学的学生。

小城无故事，但有文化生活，譬如京剧

和评剧。

第一次看京剧，大概有两岁大。是叔叔和小姑（故乡称老叔、老姑）两位年龄距我最近的长辈带我去的，戏园子很简陋，观众坐在长条凳上，演员扮得花花绿绿，在一块很小的台子上表演，他演的是武松戏。水平（这是很华丽的一个词）在我看来极高，反正我如醉如痴，回到家中极力摹仿，补充一句，姑姑和叔叔买的是站票，他们当时的年龄仅十五六岁，由叔叔把我“猴搂”在脖子上，我于是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特殊的戏剧启蒙。

这位小城中扮演武松的名角，生活中的实际角色是补鞋匠，这是我渐至长大后才发现的，但我不知他是由鞋匠而票戏还是由演员改行补鞋的？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。因为所谓“我大起来”的时代当在1957年反右之后，“武松”很可能具有了可疑的“右派”身份。另一个佐证是我在民主街老宅中的童年伙伴，姓姚，他的爸爸就是在“我长大”那一年成为“右派”的，然后他爸爸消失在我的视野里，半年或更长时间才回家一趟，他一回家我就不敢再到小伙伴家玩，因为他是“坏人”，正被劳动改造着。这位戴眼镜的姚叔叔是我童年记忆中第一个活生生的“坏人”，他

“坏”得不明不白古里古怪，当然，现在一目了然了。

开鲁县有新旧两个剧院，老剧院是日伪时期的建筑，新剧院则建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白铁皮屋顶，像俄罗斯风格。旧剧院由评剧团管理，新剧院由电影队负责。评剧团有一个女演员叫辛丽艳，扮相和嗓子都很好，遂有“宁可三天不吃饭，也要看一眼辛丽艳”的开鲁民谣。不过我记忆中的辛丽艳，只扮演过评剧《雷锋》中雷锋的母亲，很凄苦很悲凉，最后上吊死去了，是小学校组织我们看的这场评剧，我不喜欢看哭哭啼啼的“苦情戏”，从此也中止了对评剧这门东北特色戏的喜爱。也许一个学生接受不了过分强烈的思想教化，倒了胃口亦未可知。

我仍然喜欢着补鞋匠扮的武松：英武、豪迈，动作爽利，那出戏叫《狮子楼》。



小城中的儿童体育项目

儿童的天性是不安分的，如同水银般流动不止；回味童年，除了可怜的文化娱乐之外，顶让人开心的是形式各异、自得其乐的户外运动，下面我分门别类地介绍一下。

灯光球场

灯光球场，现在看来是极普通的设备，但若放在三十年前，则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效果。它意味着豪华、明亮、喧闹和不夜的欢乐。

故乡小城有一座灯光球场，上悬十多盏大且亮的灯，四周是狂热不安的本地篮球观

众，场上则是十位身手不凡高矮各异的球星，他们的光芒仅限于一个小县城的范围。

每到晚上有赛事，我和弟弟早早吃好饭，一人拎一个空罐头瓶，在裁判员记分牌下一坐，静静地等待着激烈的比赛。

看球为什么带瓶子？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球迷之意不在球，我们的目标是一种俗称“啦啦蛄”（即蝼蛄）的昆虫。

“啦啦蛄”有极短的两支翅膀，飞起来很笨拙，而且具有世界上昆虫家族的最大弱点——喜欢灯光。它们扑灯的热情很高，可是灯却冷静异常，结果蝼蛄们扑空之后就在地面蠕动，充满被欺骗过后的失望，这时你去捉，一擒一个准。

抓蝼蛄干什么？喂鸡，鸡们喜食蝼蛄，一如人类爱吃甲鱼。鸡吃蝼蛄更能下蛋，双黄的大鸡蛋！

说到这里，我和弟弟对灯光球场的功利目的便一目了然了。我们不只一次地趁球场休息或比赛懈怠时，冲进场内捕捉那些忘情的小昆虫。弟弟矮小灵活，收获往往比我丰厚。这种惊险的捕捉“啦啦蛄”的行动，很像海边顽童捕蟹捉鱼、山里娃娃采摘山果。

终于有一天晚上出了事故，弟弟在盯准

一只大蜈蚣时，只顾它的行动，忘记了球赛的激烈，竟随它闯入了禁区，结果被正在上三步篮的一位小城球星撞翻在地。当时我已转移到一处很清静的门灯下守株待兔，听到场上闹闹嚷嚷，身边又没了弟弟的身影，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跑过去一看，果然是鼻子淌血的弟弟，正被裁判员大声斥责着。我过去拉起他，离开了恼人的灯光球场，弟弟这才想起他的装满战利品的小罐子，早已不知被踢向了何方。

自此之后，灯光球场对我们失去了魅力。奶奶的鸡们开始吃素，改善它们饮食结构的计划，因弟弟的流血事件而告吹。同时我们捕捉的热情转向其他方面，如捉蟋蟀、逮青蛙、捞嘎鱼等更能体现男子汉性格的活动。

抽陀螺

抽陀螺也许算不上一种体育项目，因为它没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。

可没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不等于取消了陀螺的价值，这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认同的真理。

抽陀螺始于何时？无可考。抽陀螺的快



乐与悠然，却沉淀在记忆里，始终抹不去。

在我的故乡，陀螺叫“冰嘎儿”，不知是否满语？因为东北方言中满语比比皆是，额头称“夜勒盖”，膝盖叫“波楞盖”，狼叫“赖歹”，叫多了满语就成俗语，“冰嘎儿”很可能是这种衍变后的称谓。

不过我却相信另一种汉民族的解释：嘎者，小也。“冰嘎儿”——冰上的小家伙。很亲切不是？

冰嘎儿的抽打，自然在冰天雪地，最好的场所是冰上。另外，上乘的冰嘎儿要嵌一粒滚珠在尖部，转起来能增加许多妩媚。顶不济的，也要钉一根铁钉，这是因为与掌鞋的道理相近，图一个经久耐抽。

抽冰嘎儿的孩子，喜欢让旋转的冰嘎儿对撞，借此宣泄男子汉的威猛。常常见到这样的场面：两个冻出了清鼻涕的半大小子，挥动鞭杆使劲抽打自己的陀螺，让它们旋转着身躯恶狠狠撞向一边，于是再战——直到一方被撞翻为止！

赛陀螺是玩陀螺者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如斗蟋蟀一样，胜负成为终极目的，赛陀螺的战事，常常与拳击相似，体重者占上风，因此小陀螺的主人们一般不到院子外去转悠，况

